煎饼忆往

云 德

老家的亲友来京，经常会带些招牌式的地方特产煎饼。积攒多了，不时要拿出来与周边朋友分享。大家吃后，感谢之余总不忘夸赞山东人的好口福。不夸倒也罢了，这一夸，反让内心泛起缕缕五味杂陈的感觉来。

说实话，当年我们所吃的煎饼，绝不是如今这般由精细的面粉烙制而成的点心式的食品，煎饼里既没有油盐炒香的花生酥，外皮也不会粘着密密麻麻的芝麻粒。记忆中，早年的煎饼一律是由瓜干和高粱面混合的面糊烙成，色调暗灰，滋味苦涩，如果不是饥饿难挨，一般很难唤起人们的食欲。新摊出的煎饼尚且柔软，稍过一两天，立马皮艮得像牛皮筋一样咬也咬不动，咀嚼起来硌得人牙床生疼，太阳穴直蹦，不配以汤水和咸辣口味的菜蔬，根本难以下咽。

尽管经过人们千年的实践验证，在粗粮变成食品的过程中，任何蒸煮方式都无法达到煎饼所能呈现的口感与味觉；尽管我们可以高度赞扬先人在粗粮细作方面的聪明才智，充分肯定古人在烹饪技术和食品贮藏方面的伟大创举，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煎饼作为物质极度匮乏年代的特殊产物，以之作为主食，只能算劳苦大众应对食物短缺、赖以维持生计的无奈之举。

我们姑且不论煎饼制作的历史有多么悠久，不论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出现过世上最早的陶制鏊子，不论自晋以下历代皆有关于煎饼的文献记载；我们或许也不必醉心于历史传说中煎饼有多少辉煌的过往，也无须在意故事中诸葛亮如何让人在铜锣上以面浆烤出香饼，激发饥饿困乏士兵的斗志，进而取得征战胜利的业绩，因为所有这一切，尽管充满了历史的厚重和传奇的神采，但谁也不能改变煎饼起初是以劣质粗粮加工而成的事实，谁也无法掩饰与煎饼朝夕相伴的漫长岁月，几乎都是普通百姓饥寒交迫生活光景的历史见证。

山东中南部地处丘陵，人多地少。在靠天吃饭的年代，稀缺的土地除了些许冬小麦，夏季大多只能种植耐旱且相对高产的高粱、地瓜和大豆之类的农作物，加之历史上频繁出现灾荒和战乱，以廉价杂粮制作的煎饼成本低，但饱腹感很强，又便于逃难时携带与储存，因而，也就理所当然成了人们为寻求基本温饱而采取的一种实出无奈的必然选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延续千年的山东煎饼既是一种传统的饮食方式，也是一道浸透百姓苦难记忆的文化符号。那些由粗粮和野菜卷起的一摞摞煎饼，是一代又一代山东人吃苦耐劳的实物佐证，更是他们咬紧牙关与命运抗争的不屈精神与顽强韧劲的真实写照。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煎饼依然是山东人家庭常备的主食，几乎每家都有一只三根短腿支在泥灶上的黑黝黝的铁鏊子。最初，家里摊煎饼多是祖母操作，鏊子烧热后，先用一块蘸了菜油的布抹一遍，再舀一勺杂粮面糊倒在鏊心，以长柄的丁字木耙按住面糊顺时针转一圈，稀糊便定型为极薄的一片圆饼。初时呈灰白色，冒出细小气泡，不消片刻就变作深灰，边缘微微翘起，随着谷物焙熟的香气散出，用铲刀轻轻一挑，煎饼便如秋叶般飘落进旁边的秫秸筐里。后来工艺改进，面糊变成发酵的软面，摊煎饼的活计也改由母亲操作。通常是将面团放于鏊子中心，然后手推面团缓缓向着外沿翻滚，炽热的鏊子上自然粘了一层面皮，再拿一把以竹片做成的刮板顺势将不均匀的残面抹平，一张煎饼则即刻烙熟。因为面团含水比面糊要少，成熟自然也快，这样既节省了柴火，又提高了效率，故而此类方式至今沿用。

在口粮尚且短缺的年代，副食自然稀缺，故而与煎饼为伍的岁月必然是清苦的。在干硬且苦涩的煎饼少有荤腥菜蔬搭配的情况下，自家晒就的黄酱、咸菜、辣椒与葱，几乎就成了煎饼的标配。在老一辈人的闲谈中经常能听到这样的段子：说某村新过门的媳妇受不了缺衣少食的生活煎熬，愤然跳井。当年人工挖出的井水很浅，淹不死人。乡亲们轮番劝解，新媳妇说什么也不上来，最后婆婆来井口郑重承诺，只要媳妇不寻短见，保证以后每顿饭都能吃上煎饼卷大葱。媳妇听后没用别人帮忙，就主动爬上井来。这个故事从一个特定侧面说明，“煎饼卷大葱”确乎成了山东饮食文化杠杠的地域性标志。

不管煎饼怎样承载着山东人浓浓的乡愁记忆，但它绝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美食，这一点无可置疑。因为青葱岁月中煎饼带给自己的心灵创伤，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一次是初中时给远在邹县的外公拜年，临别时舅舅在自行车上绑了一摞新摊的煎饼。不料，回家的路上赶上大风，车子骑不动，只能骑一程，推一程，几个小时折腾下来，又累又饿，生生地干啃了两个煎饼。这下麻烦来了，喉咙干得冒烟，等找到临近村庄讨水时，干渴程度已等不及开水晾凉，端起水瓢就灌了一肚子生水。傍晚到家时，肚子胀得像鼓一样。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腹胀胃痛，消化不良。第二次是高中时代住校，有一回周末返校时把家里给的生活费丢了。这下更热闹，既不好意思再向家长讨要，也不便向同学借钱，因为当年少有钞票富余者，只好拿开水冲酱油来泡煎饼，一个星期吃下来，胃里泛出的酸水比酱油还多，由此落下胃酸的痼疾，随之也对煎饼有了浓重的心理阴影。

煎饼的成色改变与生活的改善大概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是国家大规模兴修水利，机井灌溉广泛普及，水稻、玉米之类的作物取代了一部分高粱与地瓜，即使再吃煎饼，色彩与口感都有了极其鲜明的改善与提升；二是化肥的普遍施用，农作物产量大幅增长。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多种经营全面铺开，以细粮为主的饮食结构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实现，以煎饼为主食的日子至此才彻底宣告结束。

如今，百姓家里摊煎饼遗存的灰烬早已冷却，鏊子亦开始生锈。尽管煎饼仍然活跃在大众的视野中，但早已从主食蜕变为街头小吃。其巨大的差别还在于，过往的杂粮粗面普遍换作了精粉，煎饼里或加入鸡蛋、韭菜、粉条等馅料，变成早餐的菜煎饼；或以绿豆面为主，搭配油条和各类佐料，成为广受世人青睐的煎饼馃子；或加入白糖和芝麻，变成孩子们喜欢的糖酥煎饼零食。当然，市面上也出现了以复古方式再生的粗粮煎饼，成为过上了富裕生活的现代人追求低脂、低糖和富含膳食纤维而选择的一款健康食品。当年百姓赖以活命的果腹之物，正在改弦更张，重新肩负起新时代充满生存智慧与人性温暖的生活调味品的崭新角色。

我们当然要敲锣打鼓，为颇具食品活化石品格的古老煎饼有凤凰涅槃的今天而欢呼雀跃，与此同时，我们更愿祈盼，以煎饼为主食的岁月真的一去不复返。

多味斋

也谈聪明

申尊敬

一位成就很大的老文艺工作者最后一次住院时，儿子问他：“这辈子有没有遗憾？”他平静地回答：“没有。”

老人家去世后，他的儿子在接受采访时说：“爸爸这一生都活在‘无我’的境界里。”他一辈子做出的成绩，从歌剧《江姐》到《党的女儿》，从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到《敢问路在何方》，都是全心全意完成单位交给他的任务。这位一生几乎“无我”的艺术家，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认可。

这位老艺术家的故事很有启发性。

世界上的聪明有两种，一种是小聪明，一种是大智慧。小聪明喜欢算小账。那些被称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小聪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我”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他们人生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他们把个人的利益看得很重，把集体的利益看得很淡。他们自以为聪明过人，特别善于打小算盘，一事当前，先算个人的得失账，有利就争先恐后，无利就退避三舍。他们在谋取个人利益时脑子灵，心机深，付出要少少的，回报要多多的。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他们甚至不择手段。他们是“政治生态”的破坏者，是“一池春水”的污染者。

他们大概忘了“小算盘打不过大算盘”这个人间常理。他们高估了自己的智商，低估了别人的智力，他们自以为高明的那些套路很快就会被人看破。老话讲，“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组织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小聪明者也许能得利于一时，但很难受益于一世，摔跟头是迟早的事，已经得到的利益，大概率会得而复失。

有大智慧者恰恰相反。在他们心目中，多数人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即使个人受了委屈，照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位老艺术家二十几岁时，也曾因领导把他的岗位从演员调成创作员而闹过情绪，但他很快就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放下了心爱的表演事业，高高兴兴到新岗位去干活。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在小聪明看来，他丢失了“自我”，很有些窝囊，甚至显得傻，但结果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的个人价值反倒别处生花，这是真正的大智若愚和大道至简。

他是天才吗？他儿子说：“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他儿子印象里的爸爸，“永远是坐在书桌前读书，写作或翻资料的样子。”一个普通人取得了不普通的成就，皆因他把组织交给的任务看得比天大。接受任务后，他就进入了“无我”的境界。为了尽善尽美地完成任务，他“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对于荣誉地位，他的态度是“失之泰然，得之淡然”。

“我”有大小之别，“小我”的发展，不能偏离“大我”的发展。真正成大事者，历来是那些心目中“大我很大，小我很小”的人，看看“两弹一星”的功臣们，看看那些“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科学家们，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红利”很多的好时代。希望自己多得到一些“红利”，也无可厚非。但我们更要知道，这是一个14亿多人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而勠力奋斗的时代。“小我”一旦偏离了时代的方向，跑得越快越卖力，偏得就越厉害，个人的损失可能就越大。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民族复兴这个大事业，“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才是人间正道。

金台随感

歌声里

侯 磊

我是80后，从我童年起，北京的各大公园，到处都是“嗡儿嗡儿”的京胡声。在天坛，在护城河边，在香山……偶尔还能见到早起吊嗓子的票友。一走到前门大栅栏，耳边自带京韵大鼓或单弦牌子曲的BGM（背景音乐）……在我心中，北京是一座接地气的音乐之都。歌唱、器乐、戏曲、曲艺、大街小巷的吆喝……连北京话说起来都像唱歌一样。

对于我而言，学生时代唱的第一首歌是《采蘑菇的小姑娘》。我总会想起第一次参加合唱，是小学四年级时学校举行的“红五月”歌咏比赛。我们班演唱的是电影《花儿朵朵》里的主题曲《花儿朵朵向太阳》。上世纪90年代的小学生，为什么唱这首呢？或许这是音乐老师童年时最喜欢的歌曲？比赛现场，我们都穿白色的衬衫和裤子，系上红领巾，用童声齐唱：

花儿离不开土壤，啊……

鱼儿离不开海洋，啊……

在我的记忆中，最初唱的是“鱼儿离不开水”。“水——”的音拐弯有点大，作为小学生尚且唱不齐整。老师说我们改一下，不唱“水”了，唱“海洋”，改为“鱼儿离不开海洋”。这个细节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原来文艺演出是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修改的，这就算我们演唱的“创作”了。

直至30多年以后，我才看到仅有70多分钟的老电影《花儿朵朵》，讲的是北京小学生为了庆祝“六一”儿童节自己组织排演节目的故事。此时我才发现，原片所唱的就是“鱼儿离不开海洋”，哎，我是否出现了记忆偏差？我已经无法分辨。小学时所学所唱，与电影中肯定有不少差别。

这类歌咏比赛在学生时代不止参加过一次，随着年龄增长，所唱歌曲的难度也会不断增加。高中歌咏比赛，是分男女声部合唱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水谣》。

那时，学校有位老校长吴昌顺，他是位语文特级教师，讲课音色如朗诵家，我们都听过他激情澎湃的讲座。他亲自来我们班讲解《黄水谣》的历史背景和歌词，还用大幅度的动作来指挥，教一句唱一句，就这么一句一句“喂”出来。从开头“黄水奔流向东方”，便秒懂这首歌的难度：在同一句中突然变成高音或低音，高音处突然拐弯。重要的难点如“麦苗儿肥啊豆花儿香”的“香”字，要唱出字音的头、腹、尾，要拉长音，要饱含深情，仿佛真有花香一样。可对我们而言，难点却是“豆花儿香”的“豆花儿”，大家平常说话中都带儿化音，“豆花儿香”，“豆”是高音，“花儿”这里连儿化带唱歌，“花——儿——”就找不到调了；唱到“香”字，就出来戏曲腔了。

后来，我学了昆曲和曲艺，觉得最难的歌唱仍是这首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水谣》。它里面体现了太多的传统美学和民族大义，是非常悲情且对比强烈的一首歌，饱含了最为朴素的抗日与爱国决心。此时才发现，当时教语文的吴昌顺老师，原来是一位早已闻名全国的教育专家。

有时想起来，热爱音乐最好的方式，是吃完晚饭后，把琵琶、三弦从墙上摘下来，自己在院子里扒拉几下，自娱自乐；或者走到野外看着秀美的河山，哼上几句；再或者下班后走在大街上，听街边商铺里传来一句老歌，跟着唱两句……歌声储存在城市里，徘徊于日常之间，我想这也许是人与音乐最为舒适的共存方式吧。

◀油画《晴空下的老城区》，作者韩景生，中国美术馆藏。

人生况味

何向阳

礼 物

妈妈 你给我带来了什么礼物
节日怎么可以两手空空

礼物一直都在
你要仔细把它找出来

在那个快递纸箱里
我猜它一定装满了祝福

哦 不全是 我的礼物唯一
无价 并且始终对你打开

聪明的孩子突然笑了
走过来紧紧将我抱住

幸 福

你看 幸福
就是这样

窗台撒米
麻雀来吃

拿只馒头走向湖边
锦鲤正等

饭做好了我召唤你
你在答应

大地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本版邮箱
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程 红

山沟里的农家书院

谢德才

青山碧绿间，一个农家书院。三层，十五间。

我在张家界市桑植县龙潭坪镇斋公坪村，坐在书院的屋檐下，清风拂过来，拂过书本，也拂过我的脸庞。

书院主人柴叔，年过半百，出生于军人世家，当过兵，是一个新疆汉子。柴叔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源于家族的深远影响。他的爷爷读私塾40余年，父亲是军区电器设计专家。柴叔说，他身体里流淌着祖辈父辈的血脉，要以他们为榜样。

谈及为何在大山深处建造这座书院？柴叔眼中闪烁着光。

这里，四周一片碧绿。山，是凝碧的屏障，守护着这片宁静之地；树，是森然的队列，整齐而庄严。溪水流淌，地里的蔬菜叶，鲜亮得能滴下青汁。走进书屋，只见每个房间摆满书籍。5万余册的书静静伫立，这是一座由纸墨筑成的知识殿堂。书卷的气味沁入木纹深处，空气中仿佛染上微黄的纸页色。

在书院里，可品桑植白茶，尝农家小菜，赏星空圆月，听鸟鸣啾啾，诵经典名篇。

一家三代人都浸润在这墨香之中。76岁的老人，常坐在火塘边，手中翻着旧书，不时喃喃：“君子之道费而隐……”《中庸》的句子，从唇间缓缓流出。令人惊叹的是，柴叔的孩子，从小就读《孝经》启蒙，《道德经》熟记在心。在山野中奔跑时，他嘴里不经意间蹦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句子；与朋友玩耍时，会将《豫诚堂家训》中“读书要读好书……作人要作好人”的内容讲给伙伴听。

柴叔学识深厚，德高望重，吸引许多外地朋友甚至还有海外友人专程来访。柴叔不仅为每一位书院来访者赠送《下学梯航》《道德经》《大学之道》《教子有方》等书籍，还通过线上渠道，为各地朋友赠书。柴叔说，他的心愿，是把书籍送给有缘人，与各地朋友用各自的方言共读家训。这样，不仅能帮助更多家庭滋养家风，还能把各地的“家乡话”发扬光大。

日暮时分，山影渐浓。书院内，灯亮了。人们枕着浅浅的溪水声入眠，待到天色大亮后，在鸟鸣中惺忪睁眼。山沟的夜，静谧如海。唯有这书屋的灯光，守望在时间的深处。

寻访

沈阳审判与牵牛花

高 伟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望花南街。它是为警示后人勿忘九一八国耻而修建的。主体建筑采用碑馆结合的形式，残历碑是一座巨大石雕，碑形为翻到九一八事变日期的台历，上面布满弹痕与骷髅。

馆内以丰富的史料向人们介绍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和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不屈不挠的斗争事迹。

我看到了当年的运尸车——那铁制的、三只轮子的怪物。它是日本侵略者用来运送被他们残暴致死的中国人尸体的工具。我还看到了细菌弹，是日本细菌部队设计的细菌武器。细菌弹是陶制的，弹壳外部设有引爆线，在外面引爆以避免高温杀死弹内的生物菌。我也看到了拐杖刀，一条长约90厘米的拐杖形木质武器，前面可以断开，拔出外鞘，里面是一个刺刀。这是抗日战争初期，游击队和当地群众用来对付敌人的秘密武器。

这里有赵一曼写给3岁儿子宁儿的家书原件——她的绝笔信。赵一曼被捕后，敌人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招供。她宁死不屈，严词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写信时的赵一曼，双腿被日军用步枪子弹击碎24处，指甲全被拔除。这封信件笔迹因受刑而颤抖，多处出现墨迹洇染——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呵，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呵！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还有杨靖宇，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一个人与众多日寇周旋，战斗几昼夜后壮烈牺牲。凶狠的敌人剖开了他的胃，看见里面只有枯草、树皮和棉絮。

沈阳市皇姑区的黑龙江街，还有一个二层小楼，红瓦蓝墙，白色的窗架点缀其间。这个二层小楼曾经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1956年，这个小楼曾是特别军事法庭，在这里日本战犯受到严厉的审判。36名日本战犯分别被处以12年—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没有一人提起上诉，没有一人不服从判决，全部低头认罪。沈阳审判创造了国际审判史上的奇迹。

陈列馆的墙上有一张照片，照片上两朵紫色的牵牛花鲜艳欲滴，被周围几片大绿叶子呵护着。牵牛花与战犯有何关系？

原来，它是一朵和平之花。若干年前，日本战犯副岛进即将回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将一捧牵牛花的种子递给他，对他说，下次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要带着鲜花来。副岛进回到了日本，将这些种子种在了自家的花园里。牵牛花开得又艳又大，像是和平的召唤，又像是警示。

凌晨4点钟，万物正在沉睡。牵牛花，那朵蓝色的和平之花，你是否正在此时酝酿着绽放？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24.00元 零售每份0.6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003号